

疯人院：勃朗特的神秘冒险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疯人院:勃朗特的神秘冒险/[美]罗兰(Rowland, L. J.)著;廖英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5

书名原文:Bedlam; The Further Secret Adventures of Charlotte Bronte

ISBN 978-7-309-07659-2

I. 疯… II. ①罗…②廖…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9989号

疯人院:勃朗特的神秘冒险

[美]罗兰(Rowland, L. J.)著 廖英译

责任编辑/张旭辉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56 千

201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100

ISBN 978-7-309-07659-2/I · 576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早上我还没起床，小阿黛勒就跑来告诉我说，夜里的雷电击中了果园里的那棵大七叶树，将它劈成了两半。

亲爱的读者，上面的一句话出自我写的一本小说。其中有这样一幕：罗切斯特先生向简·爱求婚，简答应了，此时狂风暴雨在桑菲尔德庄园咆哮。我就是用上面那句话来结束这一幕的。电闪雷鸣象征着简·爱生活中惊天动地的事件。七叶树遭雷击被劈开了，恋人不久也被拆散。写下这句话时，我丝毫没有料到我已预测到了自己的未来。

一八四八年夏天我被“雷击”，此后就遭遇了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奇遇，我所经历的一切远远超出了我那狂野的想象，而现在我得对这些我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守口如瓶。要是我现在说，我的行动对国家的命运都造成了影响，那么，对我所表现出的狂妄自大还请各位多多包涵——我说的都是事实。

历经奇遇，我找到了我的梦中情人。他叫约翰·斯雷德，是英国王室的间谍，我们在一起享受了我一生都在渴望而求之不得的爱。但我们不久便分开了，那颗已不再属于我的心痛得宛如那棵被雷劈开的七叶树。梦幻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有时就像一条画在沙中被风吹动着的线，与简相似的遭遇和这一事实都没让我侥幸逃脱什么。我为奇遇和爱情的丧失而悲恸，但却未曾料到发生过的事还会发生。

一八五一年，奇遇再次降临，这次奇遇虽然在不同的情境下出现，却与第一次有着至关重要的共同点：两次都将约翰·斯雷德牵扯

了进来。第一次奇遇把我交托给他，又让他离开，而第二次则把他带回到了我身边。

时间差不多过了三年，这期间我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我从未停止对一八四八年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的怀念，时时刻刻都在渴盼着那已随他而去的幸福时光。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他前往的那个国家，层出不穷的凶险正在这些事件中酝酿，我也被卷入到这些危险的急流中并随之汹涌翻腾。

这些事件虽然并非我亲眼所见，但一个作家的意念能抵达她不能前往的任何地方，她能用想象来替代现实经历。基于事实的小说能勾织出一件真理的霓裳。现在，我将竭尽所能地重塑这些我们为之着迷的事件。

一八五一年三月，一场大雪将莫斯科市覆盖得严严实实，那些建筑的屋顶在月光和星星闪烁的黑曜岩般的夜空下泛着白嗖嗖的寒光。在接近城门处，布提尔卡监狱若隐若现。这是十八世纪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建造的一座恐怖的监狱。大雪封住了尖堆顶塔楼，盖在高高的石头墙垣上，铺满了围墙里的那片院子。夜晚的景色看上去恍若白昼，只是没了白天的色彩，呈现出一片黑白阴影相间的苍凉画面。

入口的铁门打开了，三个眼蒙黑布、被五花大绑的男子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他们赤着脚，身上只穿着衬衣和单裤，被三个手持步枪的士兵推推搡搡。他们走得一瘸一拐、摇摇晃晃，身上、脸上伤痕累累。他们在刺骨的寒冷中打着哆嗦，而那三个士兵则靠墙站成一排，在相互说笑。他们颤抖得太厉害了，当三个士兵用枪瞄准他们时，他们几乎都无法站立，并已虚弱得失去了反抗力。没举行任何仪式，士兵开枪了。

三个男子发出了近乎哀号的声音，他们的身体缩成一团，鲜血飞溅到墙上，浸红了白雪，由红变黑，散发出热气。直到犯人都倒下，刺耳的枪声才止住。三具尸体横卧地上，残忍的正义得以申张。

枪声传到市中心已逐渐减弱。莫斯科河畔燃着几堆篝火，一群人和着欢快的管弦乐节奏在结冰的河面上溜冰。克里姆林宫高高耸立在河岸，宫殿的角楼、圆顶、尖顶和大教堂看上去有直冲云霄的气势。宏伟的克里姆林宫是一座用白石头来建造的壮丽辉煌的拜占庭式建筑，表面的镀金让它显得极为奢华。一排排拱形窗熠熠闪光，水晶吊灯将宫里的房间照耀得灯火通明。一个男人站在窗前向下凝视着这场溜冰聚会，他高而聪颖的前额略微前突，遮掩着低垂的眼梢。他的嘴角平直但胡子两端却向上卷翘着。他站姿傲慢，表情肃穆而精明。

此人就是俄国沙皇尼古拉·帕瓦诺维奇。

他站在一个大厅里，高高的拱形天花板在有雕饰的镀金圆柱顶衬托下显示出凌驾之势。一群士兵、大臣和仆人站在周围等候着他的差使。一阵脚步声从嵌花式的地板上传来，一个男人疾步走到沙皇跟前。这是个普鲁士人，在那张富有日耳曼人特征的面孔上深嵌着一双浅色眼睛，鼻子长长的，鼻尖悬架在那张冷酷而性感的嘴上，一头修剪得短短的银发很有光泽。沙皇挥了挥手，让在场的其他人退下，他们便都小心翼翼地离开了。

唯一没离开的是躲在圆柱后面的一个人。此时的大厅静得连最微弱的轻声低语也能听见。

“你有什么要报告？”沙皇问。

“从英国来的密探已被处死。”普鲁士人答道。

“全都处死了？”

“嗯……是的，陛下。”沙皇并没留意到普鲁士人在作此答复之前心里“咯噔”跳了一下。

尼古拉沙皇显得忧心忡忡。“还会派更多的探子来的。英国人

已铁了心要削弱我的势力，并将他们的控制范围延伸到全世界。他们已与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联盟，唯一的目的是将我置于掌控之中。但他们不会只满足于政治上的操纵，他们派间谍来窥探我的统治，在我的人民中煽动暴乱，企图从内部来削弱我的帝国。”河畔的篝火光在他眼中闪动。“与他们的这种僵持敌对状态迟早会演变为战争，唯一要寻求的就是找到让俄国取胜的办法。”

“会有办法的。”

沙皇蹙着眉转身面向他的同伴。“哦？”宫里到处都是用虚假的保证来安慰他的人。“有什么新想法吗？”

“确实有。我刚从我们在伦敦的间谍那里获取到了最新消息。”普鲁士人转述了消息的内容并告诉沙皇此情报如何对俄罗斯有利。

圆柱后的躲藏者偷听到了密谈的全部内容，他很清楚他该在被发现之前逃离，但恐惧使他僵立在那儿。情报只提供了大致的细节，但普鲁士人以此为据，提出了一个作战规模的方案：如何将战场延伸到东方，向西横跨欧洲再穿越英吉利海峡，如何把那些国家变为废墟后再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偷听者开始更多地为自己担忧起来。

我是很晚才得知这一切的，当时我已卷入到这场冒险中，想要抽身为时已晚。到那时我才尝到了教训——

“雷击”的确会出现两次。

亲爱的读者，我本人就是证据。

我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夏洛蒂·勃朗特

一八五二年六月，于英国霍沃斯

年轻时的我盼望冒险和浪漫，希望远远地离开我一生中多数时间都生活在那里的霍沃斯镇，到发生过大事的、令我激动的地方去。我梦想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出名并受人追捧，留下我来世上走过一遭的痕迹。这些都是一个约克郡牧师的女儿惊世骇俗的抱负！在实现我的这些抱负之时，我既没意识到现实与梦想间可能的差距，也没意识到对企盼的这些事得当心，因为我真的可能会遇上。

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四的晚上，我脑海里几乎全是这些想法。

我和我的出版商乔治·史密斯手挽手漫步来到伦敦阿尔马克议会厅。我们走进沙龙，那里一群喋喋不休的上流人士已在一排排包裹着锦缎坐垫的长凳入座，气体吊灯散发的光闪烁在女士们的丝绸晚礼服上、高高挽起的头发上、酥白的胸部上和光灿灿的珠宝上。当我近视的眼睛透过镜片看见这一幕时，我有些头晕目眩。可怜的失落感让我踌躇不前。

乔治·史密斯对我说：“鼓起勇气来，亲爱的夏洛蒂。”乔治身材颀长而年轻，他长着一双棕色的眼睛，有一头光滑的棕发。他身着正规的晚礼服，看上去温文尔雅。他英俊而有洞察力，深知我的羞怯。“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你。”

“那正是我害怕的。”虽然这是我的第四次伦敦之行，但我对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的害怕一点也没减弱。在离家之前那种紧张情绪将我折腾得胆病都发作了。我现在还感到虚弱、反胃。

乔治大笑起来，拍拍我的手说：“别害怕，我会保护你。”

四年前，我把我小说的手稿寄给了他。伦敦史密斯公司出版了《简·爱》，使它成了一部有名的畅销书。当我们在1848年初次相遇时，我显然已经迷上了乔治。打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朋友——确切地说，是密友。我们的通信和谈话都充满了调情打趣。而三年前的我还预见不到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也难以相信即使我们中的一个会堕入爱河，那个人会是我。

当我们走进沙龙时，所有的脸都转向了我们。我觉得自己穿着黑色丝绸裙显得很俗气。畅销小说作者的头衔并没抵挡住我与生俱来的、对别人如何看待我的长相的恐惧。当我斗胆想象自己出名时，我总是在自己的想象中变成一位佳丽。难道所有的梦想都已成真！然而，即使我仍像从前那般渺小和质朴，兴奋的窃窃私语还是响了起来。《简·爱》出版前没人知道夏洛蒂·勃朗特是谁，而现在，似乎人人都知道了这个名字。以前我在人群中出没，形同虚设，现已不复如此——我成了人们好奇和揣测的对象，那是我从未料想到的。

乔治的母亲走在我的另一侧，她说：“勃朗特小姐，如果你感觉不适，我们很愿意把你送回去。”

史密斯夫人是一个身材高大、长着一头黑发的女人。尽管上了年纪还是魅力依旧，她已不再像我喜欢她那样喜欢我。尽管她语气中露出关切，我还是知道她希望我回到我逗留的史密斯家里，以便她能 and 儿子一起享受这个夜晚。为己树敌——这可是另一件我对成名始料未及的事。

三年前当乔治将我介绍给她母亲时，他没告诉她我就是《简·爱》的作者。出于我不想在此细说的原因，该书是以我的笔名“柯勒·贝尔”出版的，我想对我的真实身份保守秘密。当我的真实身份最终暴露时，史密斯夫人狂怒不已。她认为自己受到了感情上的伤害，我这个曾被她视为贫穷、乏味的无名小辈要对她儿子出版公司的生财承担责任。同时，她又害怕我有想与乔治结婚的意图。

史密斯夫人并不知道的我心已属于另一个男人，一个我此生中可能再也见不到的男人。

“多谢了，但我并不想回去。”我说道。我尽量用礼貌来掩盖心中的厌恶。“我不想错过萨克雷先生的讲话。”

著名作家威廉·迈克皮斯·萨克雷最近开办了系列讲座，这位英国十八世纪的幽默大师对眼下流行的文学套路大骂不已。这倒是那类我曾梦想过要参加的事情。

“当心别抢了他的风头。”乔治开玩笑地说。

“才不会。”我说。我被这种说法吓了一跳。

站在大厅前排的是著名小说《名利场》的作者，被一群阿谀奉承的太太、绅士们簇拥着。他有六英尺多高，一头灰发，长得很丑，他脸上瞬间就会挂上一幅严厉而嘲讽的表情。尖锐的目光穿过架在他鼻梁上的镜片盯在我脸上。他笑了，我也回报他一笑。自从《简·爱》出版后，他就加入了我的朋友圈，我很为此而自豪。我很高兴他注意到了我，但他的眼光在警告我要当心被涮。

他离开了那些崇拜者，将其中一名极精致、满头白发的老妇拉到身边。他们一起走向我，萨克雷先生大声对她说：“母亲，让我向你引见‘简·爱’。”

屋里顿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盯着我。萨克雷先生笑了，他似乎因他认出了我是小说的女主人翁并让我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而觉得帮了我一个大忙，但我却感觉受到了感情上的伤害，突然满脸涨得通红，恨不能挖个地洞钻进去。萨克雷先生在等我作答，但我已被他搞得心烦意乱、愤怒异常，脑子里一片空白。

“过来，勃朗特小姐。”史密斯夫人说。她将我拽到靠墙的一张空凳边。我知道她憎恨我引起任何关注，但我却十分感谢她在我还没做啥让自己后悔的事之前用此法将我与萨克雷先生隔开。当她和乔治分坐在我两边的时候，我听到了人群中的窃窃私语。

“勃朗特小姐将《简·爱》的第二版献给了萨克雷先生，是这

样么？”

“知道吗？他的妻子疯了，必须送到精神病院。”

“是的，我听说勃朗特小姐曾经是萨克雷家的家庭教师，假如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得体的私情，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记住，贝基·夏普和简·爱都是最终嫁给了她们主人的家庭教师。”

我那无知的表示钦佩的举止导致了多大的诽谤！哎呀，可没人向我说起过萨克雷先生的疯妻，但现在知道为时已晚。许多读者现在已把我的小说当作了一本自传，以为萨克雷先生和我就是里面的男女主人翁，尽管这明摆着不是事实：虽然我做过家庭教师，但却从没有在萨克雷先生家做过。在我成为著名女作家前我们从来就没有遇见过。萨克雷先生并没计较我因无知而酿成的错，假如他刚才的恶作剧是他所施的唯一惩罚，那我也认了。

更多的闲言碎语在我耳边嗡嗡作响：“勃朗特小姐似乎与她的出版商关系很亲密。”“嗯，即使她年纪比他大。”乔治·史密斯二十九岁，是个条件很不错的单身男子。我呢？三十五岁了，一个早已过了黄金年龄的老处女。“我在想，我们是否不久就会听见婚礼的钟声。”

乔治笑了，装得若无其事，而她母亲却动怒了。到此时，我本早已该习惯成为各种谣言的话头，但我还是不能。

过了好久，听众们才终于就座。当萨克雷先生站在讲台后开始演讲时，大厅安静了下来。他的演讲言简意赅，诙谐而有力。他将每件事都说得栩栩如生。观众们都报之以笑声和赞同。要不是感觉到那些像讨厌的触摸一样侵扰着我的目光，我本来可以完全沉浸在他讲演的享受中。但夜晚才刚开始，还有更坏的事会发生。

演讲结束时，听众们在过道上排成了两行，萨克雷先生走下来与站在过道上的观众握手，接受人们的恭维并和他们相互打趣。当他走到门口时，人们并没跟随他出去，而是留在了原地。

“他们在等待你。”乔治轻声提醒我。

我从他和他母亲之间站起身来，走向那似乎没有尽头的人群夹

道。两边一张张堆满笑容的脸近在咫尺，一双双热情而黏湿的手伸过来与我相握。我微笑着不断地对人们作出客气的回应，竭力不让自己窘迫得晕倒。当我们走进另一间供应茶点的屋子时，我脱离了史密斯母子，被一群令人恐惧的粉丝团团围着。

“我就是喜欢《简·爱》。”萨瑟兰郡公爵夫人大声说，“您的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出版？”

“恐怕我不知道。”我不快地回答道。

《简·爱》一书的出版迄今差不多已有四年了，而我的第二本书《雪莉》是在此书出版后两年出来的，但并没像第一本书那样被读者广为接受。因此，要再创作一部与《简·爱》具有同样水准的作品对我来说已有相当大的难度了。

“至少向我们透露一下是关于什么的书吧！”又有人高声喊道。

我真希望我知道，但我没法确定下一本书的主题。我的出版商为此已给予了深深的理解和足够的耐心，但我不想让他或大众永远等下去。我所想说的全部只能是一句“抱歉”。

我躲开了向我提出相同问题的另一群人。我曾付出一生想去获取人们对我的文学作品的热切关注，而现在我只想逃离；回去向我最亲爱的家人描述今晚的经历曾是对我自己最大的宽慰，但家人现已逐个离去。

最早走的是我弟弟布朗威尔，他于一八四八年九月逝世，死于肺病。紧接着，那年十二月，我妹妹艾米丽也死于同样的疾病。我祈求上帝，希望我的小妹安妮能幸免，但她在新年之际也染上了肺病，并于一八四九年五月离开了人世。

年少时，我和我的弟弟妹妹们在对文学艺术的追求上互相激励，我曾相信我们会一起共享辉煌的未来。当艾米丽、安妮和我都接连出书时，我的期盼已部分得以实现。但艾米丽的《呼啸山庄》和安妮的《艾格尼丝》并没得到评论家和公众的赞赏。我从未料到在兄弟姐妹中我会是最终功成名就、名利双收的那个，并且独自留在世上来经

历这一切。他们的离去依然让我难以释怀，心中时常感到阵阵刺痛。虽然父亲还在世能给我些许安慰，但那个能真正减轻我痛苦的人却远在天边。

那个人当然就是约翰·斯雷德——在经历一八四八年的历险时我爱上的那个间谍。他要我嫁给他，但我拒绝了，因为他就要离开，去俄国执行任务，我们不能指望着还能相见。我依然爱着他，虽然这些年我一直没得到他的音信，也不知他是否还在爱我——或者甚至他是否还活着。

我该如何称呼约翰·斯雷德——无论在我心中还是在整个故事中——很值得去思考。“斯雷德先生”或许是最恰当的叫法，但鉴于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样叫似乎太正式。叫“约翰”又似乎过于亲密，因为我们之间的了解还没达到直呼其名的程度。因此，我就叫他“斯雷德”——一个伙伴。但无论叫什么，他总是在我心里，我每天都在深深地思念着他。

“勃朗特小姐，能为你服务吗？”一个人说。

他的声音有种令人镇静的效果，它意想不到地平复了我的紧张，让我停下脚步来抬头看他。他中等个头，相貌平平，灰色的头发全朝后梳着。他忧郁的神色让他看上去比人群中的其他人更显深沉，淡褐色的眼睛流露出关切。他从旁边的桌上取了杯葡萄酒递给我。

“喝吧。”口吻中有种不露声色的威严，令人难以拒绝。

我喝了酒，精神稍微振作起来，奇怪地觉得更安全了。似乎和他在一起，周围的人就不再困扰我。“谢谢，先生尊姓？”

“约翰·福布斯医生。”他说，“我们从未见过，但我们通过信。你可记得？”

“当然记得，我写信向你诉说我妹妹的病。”福布斯医生是英国最有名的肺病专家之一，也是乔治·史密斯一个私人朋友，安妮发病时就是乔治建议我向他咨询的。“你很快就作了答复，请允许我当面向你道谢。”

“不必客气。”福布斯医生神情显得更加忧郁了。“得知你妹妹没被治愈我很难过。请接受我的哀悼。”

我确实从心底感激他。通常情况下,当有人提到我的妹妹们时,我会崩溃。但他给我一种强烈的稳实感,使我镇静自若。

“你还好吗?”他说,“我希望写作能带给你慰藉。”

我告诉他我没法写作。“除非我能设法找到一个足以令我着迷的主题。”然后我问起他的工作情况。

“我一直在对精神病院的肺病患者做治疗。”他说。

疯人院!这是人们对贝德拉姆皇家精神病院的习惯叫法,一听这名字我就产生了一阵病态的好奇:伦敦的疯人院是臭名昭著的。但我不只是对发病有莫大的兴趣,而是亲自和它打过交道。我迫不及待地向福布斯问起他治疗病人的情况。

“在所有的症状中,他们备受妄想、偏执、狂躁乃至痴呆之苦。”他回答道,并举了几个案例。

我见识过的表现出这些症状的人有我弟弟布朗威尔,还有就是在1848年的冒险中遇到的一个凶残杀人犯。“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症状呢?”

“多数专家认为是身体缺陷和精神困扰造成的结果。”福布斯医生说,“但有个新思想学派认为疯狂源于早期的生活经历。”

看到我如此痴迷的表情,他说:“想去参观疯人院吗?我很愿意陪你去,或许这会为你的新书提供题材。”

“是的,我非常想去。”我说。我急迫得都忘记了羞怯。

乔治和他母亲匆匆走了过来。“哈,夏洛蒂!”他说,“看来你已见过我的朋友福布斯了。”随后,他与福布斯医生互致问候。

“我们打算离开了。”史密斯夫人说。她对我在人群中引起了如此之多的大惊小怪已感厌倦。她转身对我说:“该回去了。”

“我已邀请了勃朗特小姐和我一起去参观疯人院。”福布斯医生说,“她已答应了。”

“参观疯人院？”乔治目光扫过福布斯医生和我，平静的脸上掠过一丝关注的神情。“但你可能会看见些令人不安的事啊！”

“勃朗特小姐就对那些令人不安的事感兴趣。”史密斯夫人说，“她的小说里都是麻烦事。”她冲我善意地笑了。

我被激怒了，但却不能反击——她是我的女主人，我不能对她太粗暴，尽管她不值得我以礼相待。“我想我还应付得了。”

“我不会带勃朗特小姐去看疯人院中参观者不该看的地方。”福布斯医生承诺道。

“我还是认为这不是明智之举。”乔治皱了一下眉头说。

“我同意。”他母亲说，“勃朗特小姐，人们会认为一个小姐去参观这种地方是有失体统的。”她的语气中满含着我不是一个淑女的口吻，但她的笑还是明朗而善意的。

“每天都有女士来参观疯人院。”福布斯医生说，“公众在那里都受欢迎。”

史密斯夫人假装没听见。“假如你不在乎自己，但至少为我那可怜的儿子考虑一下啊！要是这次参观让你精神遭受压抑而写不出下一本书来怎么办？”

她是想要我意识到她儿子关心的是我下一本书而不是我这个人。但乔治大声说道：“别挂念书的事，夏洛蒂！”她母亲急忙回避。她不喜欢我和她儿子之间直呼其名这种关系。“我所害怕的是你会被某个疯子给吸引住。”

“那倒会让某些人高兴呢！”我禁不住反唇相讥。

没等她母亲想出反驳之词，福布斯医生就向乔治保证说：“危险的病人是远离公众被关起来的，我定会保护好勃朗特小姐。但是，当然——”他又对我说：“要是你想改变主意……”

虽然我曾服从我觉得该对他们负责的一些人的意志，但我天生倔强。还有，我已有了抵抗胁迫的骨气，这是成名带来的另一件没想到的事。

“我已决定要去。”我说，“明早十点我们在那儿碰面好吗？”

“好的，那就这样。”福布斯说。

乔治·史密斯看起来也同意了，她母亲明显败下阵来。我们之中谁都没想到，我这次去疯人院的愚蠢之举会对我们大家带来如此巨大的危险。

生活充满着偶遇，多数偶遇不会留下什么，但有些却会带来严重而深远的影响。我在一八四八年夏天与一个名叫伊莎贝尔·怀特的女人的相遇便是如此，与约翰·福布斯医生的相遇亦然。诸如此类的偶遇使我们在人生之旅中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而我们要到很晚才知道它们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航向。

然而，在约好去精神病院的那天早上我还没悟出这样的人生道理。史密斯家在海德公园格洛斯特街七十六号，当我在他家的客厅等马车时，我所想的只是为我那本拖延已久的书发现有趣的题材。

听到外面嘎嘎的车轮和马蹄声，我迅速到门口开门。一辆马车停在一条沐浴着阳光的街中，街道两边是一排排典雅的洋楼。但这不是我叫的那辆马车，萨克雷先生踩着梯子费力地从马车上下来。

“早上好！勃朗特小姐。”他带着满脸的嘲笑说，“我来做个礼节性拜访！”

尽管我还在为昨晚他对我所做之事而生气，但也别无选择，只好陪他去了客厅。

“‘简·爱’今天还好吗？”他的目光在镜片后面淘气地闪动着。

我已气得双眼发红。“岂有此理！昨晚你把我当作‘简·爱’介绍给众人，让我当众出丑，现在还要来捉弄我！”

萨克雷先生下意识地倒退了一步，吃惊地抬起浓密的双眉。“为什么啊，勃朗特小姐？我的话冒犯了你吗？”

“我已被冒犯了，现在仍在被冒犯。”